

风云白公馆

长篇历史小说

河流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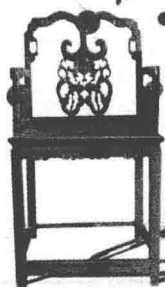
1931-1939

演绎重庆版上海滩恩怨情仇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

風 雲 白 雲 閣



河流◎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云白公馆 / 河流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5.12

ISBN 978-7-221-12932-1

I. ①风… II. ①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05413号

风云白公馆

FENGYUN BAIGONGGUAN

作者 河流

责任编辑 朱智毅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

201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400千字 印张 25.75

ISBN 978-7-221-12932-1

定价 39.80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天下风云出我辈 / 1

杀手 / 2

重逢 / 5

化装舞会 / 10

绑架 / 14

营救 / 18

她是卧底 / 22

第二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/ 25

多事之秋 / 26

神秘的女人 / 30

歌舞升平的背后 / 33

刺杀 / 38

邂逅 / 42

第三章 水雾暂盟江湖路 / 46

进步演讲 / 47

情缘难了 / 51

混世魔王 / 56

心有所属 / 59

第四章 落地魅影愕刀光 / 62

阴谋 / 63

风云突变 / 69

第五章 闻风垂颜乱山城 / 81

舞厅风波 / 82

蓄谋已久 / 88

欲擒故纵 / 91

棋逢对手 / 94

第六章 荡游江湖艳满天 / 97

跑马场子示爱 / 98

热血青年 / 102

男人之间的较量 / 105

码头激战 / 107

英雄救美 / 109

重大发现 / 113

第七章 祭酒不惧饮不羁 / 115

羊入虎口 / 116

国仇家恨 / 120

加入袍哥 / 122

杀鸡儆猴 / 125

深入了解 / 127

真情假爱 / 131

第八章 血雨腥风风仇恨 / 137

俘获芳心 / 138

深夜潜入 / 140

无声打斗 / 143

秘密暴露 / 145

他去革命 / 147

提高警惕 / 150

第九章 鲜血沐浴侵子身 / 156

婚礼之前 / 157

大喜之时 / 159

一场血战 / 163

九死一生 / 167

洞房花烛夜 / 171

第十章 皇图霸业谈笑中 / 174

风云骤起 / 175

爱的流亡地 / 177

拨开迷雾 / 182

考验 / 187

算计 / 189

第十一章 提剑跨骑挥鬼雨 / 192

唐众民的遭遇 / 193

谁送的礼物 / 195

青帮龙爷 / 198

斗智斗勇 / 201

步步为营 / 203

败北而归 / 208

第十二章 血涵奇点月雾蒙 / 212

夜黑风高 / 213

有喜了 / 2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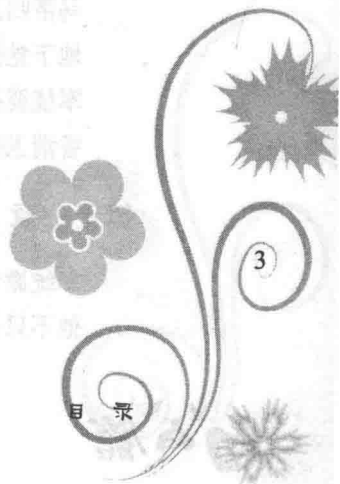
一石二鸟 / 219

尔虞我诈 / 221

阴谋与爱情 / 224

说不出的爱 / 226

将计就计 / 228



第十三章 几朝恩情几暮愁 / 231

痴心爱人 / 232

订婚仪式 / 235

走漏风声 / 239

马帮上路 / 242

暗藏杀机 / 247

第十四章 尘事如潮人如水 / 254

杀人越货 / 255

燕珍的重生 / 258

龙蛇斗法 / 260

祸不单行 / 266

第十五章 铁马金戈逞疆场 / 272

马帮遇险 / 273

双管齐下 / 276

逆我者亡 / 278

杀戮开始 / 281

江湖险恶 / 283

结识军人 / 287

第十六章 剑划风破月晓空 / 294

儿女情长 / 295

马帮归来 / 301

地下党接头 / 306

军统要挟 / 310

香消玉殒 / 312

第十七章 白骨如山鸟惊飞 / 318

军统诡计 / 319

他不只是医生 / 320

葬礼上的角斗 / 322

暴露了 / 325

激战前奏 / 329

月夜恶战 / 333

第十八章 江湖汹涌金鳞怒 / 338

笼络人心 / 339

多方介入 / 341

血洒演讲台 / 343

喋血码头 / 347

军统的狗 / 349

日本间谍 / 352

第十九章 一入江湖岁月催 / 354

摊牌 / 355

幽灵夜袭 / 357

没有人性 / 363

她加入共产党 / 367

声东击西 / 370

洗心革面 / 373

第二十章 江平静思人间殇 / 377

小池俊夫 / 378

身陷绝路 / 380

最后的请求 / 383

斩草除根 / 388

歇斯底里 / 392

密室道破天机 / 393

婚礼的终结 / 396

尾 声 / 401



第一章

天下风云出我辈

江峰环顾四周，小声道：“你到内堂去告诉他，我等他，不然你就替他送葬吧。”

正在这时，堂内走出一行黑衣人，簇拥着往茶馆外走去。

江峰凝视着这一行人，人群中有一个人的辘面长袍若隐若现，江峰将礼帽飞了出去，一个箭步向前跨去。

茶馆叫喊着：“五爷快跑。”

黑衣人铸起一座人墙，蜂拥而至，与江峰厮打起来。突然面前一道劲风袭来，江峰一个侧身躲了过去，一根手臂一样粗的长棍落空。黑衣人手里拎着棍子。

川剧锣鼓此刻停止了，戏子一溜烟儿跑得不见了。茶客们见此番情景纷纷夺路而逃，他们显然不想惹祸上身。

“砰！”江峰的拳头狠狠地打在了来人的肩膀上，一阵骨裂的声音传出，被打中的人抱着胳膊倒在地上不停地叫着。旁边的几个黑衣人拎着棍子就向江峰打来。

细雨后的山城被薄雾笼罩着，歌乐山显得巍峨而又朦胧，与尘世的喧嚣相比，显得静谧且悠远。山谷中隆起一处台地，长青的白松簇拥着一所白色的别墅，这所别墅便是有名的“香山别墅”，因为主人姓白，所以大家也习惯称它为“白公馆”。

提起“白公馆”，也许在你的脑海里依然浮现着《红岩》中那所惨绝人寰、关押着众多的革命先烈和政治犯的监狱。其实，自1930年修建之日起到1939年的9年间，白公馆只是一个私人公馆。只是在1939年10月28日，国民党军统局用30两黄金将其买下后才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。在这之前，这座公馆的主人叫白行之，大家都尊称他为白老爷。

白老爷有个军阀哥哥，是重庆鼎鼎有名的袍哥舵爷。在重庆帮会中，势力最大的就是袍哥，袍哥按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堂排名，单公口就有300多道，人数达十万之众。水码头是滋生重庆袍哥的温床，旧时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重庆码头。城中九开八闭十七门，除通远门唯通陆路外，其余各门均面临两江。于是，重庆城因码头而兴，因商贸而盛，各具特色的行帮码头便应运而生。自然，哪个码头生意兴旺一些，占据这个码头的帮会就强势一些。白老爷掌握着重庆最大的水码头——朝天门，再加上他凌厉强势的作风，自然地赢得了在袍哥中的坚实地位。

杀手

白公馆颇具西洋风格，主体建筑为中西合璧式二层楼房，青砖灰墙。在云雾缭绕的青山绿水之中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感。

公馆门口，仆人用长杆将一个红色的灯笼有序地挂在屋檐上和宅院四周。

白行之和坤叔都已年过半百，都是教父式人物。白行之霸气、睿智、果断。表面上儒雅斯文的坤叔却是阴险狡诈、心狠手辣。白行之从堂口走了过来，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。他环视一下，顿觉思绪万千，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记忆伤痕的年代。

这时，云雾多变的天空将一丝霞光隐没。

“老爷，你……”阿坤不解地看着白行之。

白行之内心复杂地望着晚秋的天空，黯然地想说什么。

这时，突然“砰”的一声，一把黑伞撑了过来，遮挡住他们整个身躯。

白行之面不改色地叹道：“阿坤啊，我们俩能够平静地站在这里欣赏落日，不容易啊。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”

阿坤不解地看着白老爷。

白行之和坤叔是结拜兄弟，他们之所以今天能站在这里享受白府的荣华与富贵，都是血与火的斗争中用生命换来的。20世纪30年代的重庆，真不愧是强者的乐园，弱者的地狱——灯红酒绿的三不管地带，充满着血腥和残酷，砍砍杀杀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。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，卧虎藏龙的险恶江湖，动荡不安的社会时局，辛酸无奈的市井苍凉，一群充满热血的袍哥们，随时都在上演着一幕幕江湖神话与喋血传奇。这是智慧的年代，也是盲目的年代；这是信仰的时期，也是怀疑的时期；这里是充满希望的春天，也是令人绝望的冬天；袍哥们经历着炼狱，又祈盼着飞向天堂……

在重庆龙蛇混杂的袍哥帮会的打打杀杀中出了不少乱世枭雄。几大帮派在利益的驱使下互相残杀，已经没有了人性。

白行之最怕人家叫他老大，因为他觉得在江湖中随时都在出现神话，袍哥随时都可能杀掉老大，政府也在打黑盯着老大，敲诈勒索无处不在，为了利益，无中生有的罪名让你瞬间人间蒸发……

但是在阿坤的心目中，他一直认为老大太过谦虚了！正所谓时势造英雄，该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。

白行之回过神来，朝空中一拍手，宅院四周火红的灯笼都点亮了：好一派张灯结彩的景象。

管家坤叔一脸的憨厚，猫着腰说：“老爷，您看行吗？”

红色的光映在了白行之的脸上。“好，不错。”他的嘴角微微上扬道，“我只有逸芸这一个女儿，明天的……什么舞会来着？”

坤叔回答：“老爷，是化装舞会。”

白行之笑了笑又摇了摇头，一脸慈祥的感叹：“对，对，化装舞会，尽是一些新鲜玩意儿，阿坤，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啊，袍哥的各大舵把子，各大堂口的管事都会来。”

“老爷，那湖广会馆呢？”坤叔问道。

“再说吧！”白行之警觉地看着阿坤说，“对了，他去了吗？”

坤叔点了点头应声道：“去了。”

“做得干净点。”白行之笑了笑道，“我不想添任何麻烦。”

坤叔点了点头回道：“我明白！”

白行之拍了拍坤叔的肩膀说：“兄弟，这些年辛苦你了！”

听到这样的话，坤叔打心眼里生出一种幸福感，他抬起头来看着白行之，陷入了短暂的沉思中：我们生死走来，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况且在我们袍哥中，也得有一个在明处主持正义的吧……

心里的话音刚落，白行之摆着手，久久地看着阿坤。他心里十分明白，能坐到今天的位子上，成为袍哥的舵爷，在重庆码头上呼风唤雨，受人尊重，没有阿坤是永远办不到的。

朝天门码头，雾霭沉沉，一片苍茫。

朝天门，一座神奇厚重的雄性之门，立于两江交汇之处：一条是奔流不止的嘉陵江，一条是横贯苍茫大地的长江。重庆水码头上舟舸穿梭，举帆落帆，扬桨收桨，一片繁忙的景象。

吊脚楼下的青石板小道上，身着青衫、头缠青布头帕、腰围黑丝带的“袍哥大爷”从茶馆堂口里进进出出。

一群浑身赤裸、逆江而行的纤夫豪唱着：“天府国水码头要数重庆，开九门闭八门十七道门；朝天门大码头迎宫接圣，太平门吃的是海味山珍；储奇门卖药材医人病症，千斯门鲜包子雪白如银……”

码头上的洪崖茶馆，一片热闹非凡的气象。小小的舞台上，川剧刚刚开场，锣鼓齐天，喧闹不断。再大的噪音似乎也无法阻止茶客们摆龙门阵的兴头。茶客喝着茶、磕瓜子儿，风风火火地聊着码头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。此刻，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头戴织贡呢礼帽、身穿白绸衣衫的人矫健并急速地走进了洪崖茶馆。他叫江峰，他的职业充满了血腥——杀手。进门后，他挑了一张没有人的茶桌，在桌子右边坐了下来。

茶馆虽小，但也是江湖人士聚集的地方，来来往往都是袍哥人家。所以，茶馆除了会添茶倒水，更要学会看人。

茶倌小二提着炊壶走了过来：“这位大爷，您喝什么茶？”

“叙府毛尖。”说完江峰冷冷地看了茶倌一眼。

茶倌一边转身拿茶碗，一边打量着江峰，吼道：“哎——，毛尖一碗，多放几片叶子。”茶倌给江峰端上茶小声问道：“您是白老爷的人？”

江峰有些吃惊。他的脸上和身体上并没有印着白公馆的标记，为何一个小小的茶倌都能洞察自己的来历？他很清楚，作为一个杀手他不能出卖了自己的主子，他更不能因为一个茶倌而乱了手脚，他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任

务，他眼光中透露着一股杀气，狠狠地看着茶馆的眼睛。

茶馆惊觉着正要离去。

“我要见你们管事的洪五爷。”江峰站在他面前道。

“五爷不在。”茶馆知道来者不善，故作镇静地回答。

江峰环顾四周，小声道：“你到内堂去告诉他，我等他，不然你就替他送葬吧。”

正在这时，内堂走出一行黑衣人，簇拥着往茶馆外走去。

江峰凝视着这一行人，人群中有一个人的缎面长袍若隐若现，江峰将礼帽飞了出去，一个箭步向前跨去。

茶馆叫喊着：“五爷快跑。”

黑衣人铸起一座人墙，蜂拥而至，与江峰厮打起来。突然面前一道劲风袭来，江峰一个侧身躲了过去，一根手臂一样粗的长棍落空。

黑衣人手里拎着棍子。

川剧锣鼓此刻停止了，戏子一溜烟儿跑得不见了。茶客们见此番情景纷纷夺路而逃，他们显然不想惹祸上身。

“砰！”江峰的拳头狠狠地打在来人的肩膀上，一阵骨裂的声音传出，被打中的人抱着胳膊倒在地上不停的叫着。旁边的几个黑衣人拎着棍子就向江峰打来。

“啪！”的一声，江峰硬生生地接住了对方的棍子，一脚狠狠踹在对方的肚子上。几根棍子一起袭来，江峰一把接住将棍子顺势一横，架在头上，挡住了想要打过来的棍子，然后一个侧踢把另几个冲上来的人踢退了几步。剩下的一人握着棍子的一头，江峰微微地笑了笑，握住棍子的另一头使劲地向上撅着。对方开始的时候一只手，后来实在承受不住，两只手一起上，但是丝毫顶不住江峰一只手的力量。棍子的一头还在升高，黑衣人实在抵抗不住，一把松开棍子退了出去。江峰拿住棍子狠狠地向对方的腿上砸去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所有人都倒在了地上。

重逢

江岸边，一个身影婀娜多姿的女人迈着一双修长的腿来回走动，她叫燕珍。

燕珍穿着旗袍，头上裹着头巾，她凝视着并不平静的江面，似乎在等待着

什么。江中一艘小船向岸边驶来，夏人杰穿着长衫，手里拿着一个皮箱，望着这并不是太熟悉的城市。

燕珍嘴角微微上扬，她要等的人终于来了。

夏人杰和燕珍走在古镇青石板的小道上。夏人杰英俊潇洒，深沉而清高、重感情、武艺高强。燕珍天生丽质、爱憎分明、聪慧过人。重逢的两人没有往日儿时的话语，他们默默地走着，彼此之间进行着心与心的交流。相视、回避，一切尽在不言之中。

夏人杰低头看着燕珍的高跟鞋，裸露的脚踝光滑而洁白。他收回了目光，似乎还不太敢看燕珍，看着远方说：“你还好吗？”

燕珍依然裹着头巾，恬静地点了点头。

这时，洪五爷狼狈地落荒而逃，一下撞在了燕珍的身上，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前奔跑着。

“他怎么如此地慌张？”夏人杰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洪五爷。

“这里不安全，你快离开这里。”燕珍不时回头张望着。

夏人杰有些惊讶地问道：“发生什么事情了？”

“快走，别多问。”燕珍递给夏人杰一张纸条说，“到这个地方去找我。”

“那你也小心一点。”夏人杰心中还是充满了疑惑。

“拿着。”燕珍从皮包里摸出一把手枪递给夏人杰小声道，“在这里拳头不是万能的。”她打量了一下四周，转身离去。

夏人杰不安地看着她，点了点头。

燕珍迅速钻进了一条小道，消失在了尽头。

夏人杰回过头，满脸是汗珠的江峰站在了他的身后。夏人杰背着身，机警地斜视着对方。

江峰满怀敌意地看着夏人杰。他心里非常明白，此人来者不善，必须脱身，正要向前跑去。夏人杰移动着步伐挡住了他的去路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江峰怒斥道，“为什么挡住我的去路？”

夏人杰点了一支烟，喷着烟雾：“这叫路见不平……”

江峰问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夏人杰盯着他，说道。

江峰将拳头拎了起来，发出用力的骨节声：“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”说完冲了上去……

两人交起了手，在激烈的打斗中双方不分上下。

几个回合后，江峰转身向前跑去。

夏人杰看着江峰离去的背影，陷入了沉思。他到重庆，不，应该说他回到重庆，为的是解开一个让他痛苦了二十年的谜团。

层峦叠嶂的山前是吊脚楼。洪五爷奔跑在吊脚楼前，江峰在后面紧追不舍。

洪五爷跑进一个木结构的民居里，江峰跟了进去。民居里四通八达，有无数的过道。在昏暗的灯光照射下，江峰掏出了枪，凝视四周的一切，他闭着眼睛似乎在凝听着什么。他的耳朵随着风的律动在舞蹈，在安静得几乎掉一根针都能听见的空气中，俘获到一连串急促的脚步声。江峰下意识地举起了枪，他一睁眼，一个小男孩稚嫩的脸出现在江峰面前，枪口正对着小男孩的头，小男孩惊恐的双眼中闪烁着泪花，双腿颤抖着，裤脚湿了一片。江峰扣在扳机上的食指慢慢放松了下来。

透过残破的窗户，江峰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在屋梁上晃动着。

“站住！”江峰越过窗户，跨到了横梁上。

洪五爷喘息着在屋顶的砖瓦间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着。

江峰举着枪对着洪五爷的脚边开了一枪，子弹将瓦片击碎飞溅了起来。

“别杀我、别杀我……”洪五爷顺势从吊脚楼的屋顶滚落到了一角，他蜷缩着身体。

江峰冷酷的脸上基本没有表情，说道：“你知道我只是一个执行者。”

洪五爷惊慌失措地回答：“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白行之给你什么，我双倍给你，五倍给你，十倍给你，求你不要杀我。”

江峰正准备扣动扳机，洪五爷从裤腿里摸出一把枪朝江峰开枪，江峰一个侧身，子弹射进了他的手臂里，洪五爷爬起来拔腿就跳到了另一个吊脚楼的房顶上，继续死命地奔跑着。

江峰举起了枪，子弹拽着风呼啸在空中，昂头挺进，发出凄厉的撕扯声，它把风扯出一道口子。“砰”的一声，正中洪五爷的胸膛。洪五爷的身体缓缓坠落，江峰的眼神透着坚毅和自信，手臂上的鲜血正顺着指尖一滴滴地滴在了青色的砖瓦之上。

也许是枪声的惊动，一群鸽子飞向了天空。夕阳快要西下，在余晖之中，白鸽排着纵队翱翔在天际。江峰靠在房顶，凝视着远处，他其实也渴望像白鸽

一样，在属于他的世界里自由的飞翔……

他点燃了一支烟，内心十分茫然。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戒烟好久了，可是从前天开始，总是有种再次点燃香烟的冲动。即使没有真正去抽它，但是心里已经吸了好几根了。恍然间才明白，原来自己已经在替人消灾，杀人赚钱。这时他感觉冷汗突然冒了出来。他痛苦地将手抬了起来，鲜血染红的手让他恐惧了起来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烟雾蔓延覆盖着他此刻充满仇恨的脸庞……

白公馆戒备森严，阿坤心神不定地张望着。作为管家，他对自己的职责非常清楚：保证公馆里的安全。

他走进了白行之的书房，只见白老爷沉醉在墨与神之间。他没敢惊扰白行之，静静地在一旁坐了下来。只见墙上的大钟“滴滴答答”地转动着，发出了心跳般的急促声。坤叔憨憨地看着老爷，这时他的内心很不平静，他急于告诉老爷眼前发生的事情，但始终没有动。白行之心领神会，不动声色地闭上了双眼游离在笔画之外……

白行之放下了手中的笔，问道：“阿坤你来多时了？”

阿坤起身憨憨地笑了笑回道：“老爷真是神来之笔呀……”

白行之没让阿坤把话说完。“以防后患，斩草除根。”指了指书桌上的字画，说道。

“神来之笔呀，神来之笔呀……”阿坤连声道，然后坚定地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去。

客厅里，白行之的儿子白浩坐在沙发上，佣人们穿梭着做着各自的事情，房间里充满了寂寞的味道。他看着书房里父亲和坤叔在说话，嘴一直在动，却猜不出他们所说的任何一个字。他渴望父亲能够重用他，可是他越想要得到的，父亲却永远让他得不到，他猜不透父亲的想法。突然间，他感觉自己在这个白公馆里越加地微不足道，渺小，小得几乎不需要半个位置的空间。他有些生气地点燃了香烟，深深地吸入、又重重地吐出，吸进的似乎不是团团烟雾，而是缭绕在周围的怨气！

正想着，手下阿勇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：“少爷，出事了。”

“慌慌张张的，出什么事情了？”白浩不耐烦地问。

阿勇对白浩耳语着。

白浩思索着，手中的香烟缓缓燃尽，烟灰散落一地。白浩回过神，他用手

指轻轻弹去烟灰，一只手在烟灰缸里拧灭了烟蒂，淡淡的青烟与空气融为了一体。

白浩指着烟灰缸说：“看见这个烟灰缸了吗？”

阿勇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白浩。

“人就如同一根香烟，出生的时候被点燃，但照耀不了别人，只能灼伤自己，到最后我们的归属都是这个四四方方叫做坟墓的地方。”说完白浩诡异地笑了笑。

阿勇不解：“少爷的意思是……”

白浩摇了摇头奸诈地说道：“以白公馆的名义送口棺材过去。”

“少爷……”阿勇惊慌地回答，“可是都说是老爷做的。”

“要你送就送。”白浩不耐烦地指着他说，“哪来这么多废话。”

“是，少爷。”阿勇小心说着，他听见门外有人声就转身退了出去。

这时，白逸芸快乐地从门外跑了进来，她的眼眸清澈而明亮。

“你高兴什么啊？”白浩拿腔拿调地问妹妹。

“我就是高兴，明天是我的生日。”白逸芸有些调皮地说。

“你说在这个重庆城里有谁不知道，明天我们家白小姐过生日啊。”白浩的语气中明显多了几分怨气。

白逸芸嘟着嘴说：“哥，你阴不阴阳不阳的，有你这样说话的吗？对了，明天晚上的化装舞会你把你的女朋友带来吧！”

白浩摇了摇头说：“我可没有女朋友。”

白逸芸撒娇地拉着白浩说：“你骗谁呢？哥，明晚的主题是化装舞会，戴着面具也不会有人认出来的，你带来吧，这样的舞会会很有意思的哦！”

“那我就明天一早到大街上找一个女朋友吧。”白浩答应道。

“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上楼去准备我的化装舞会去了。”白逸芸说着，蹦蹦跳跳地上了楼梯。

“去吧，去吧，外文书看多了，老整些西洋玩意儿。”

“哥，你多叫几个朋友吧，让我的舞会热闹点！”

“好，好！”白浩一个劲地点着头。

白逸芸高兴地笑了笑，转身跑上楼去。

白浩自言自语着，眼神中透露着一种捉摸不透的东西。

第二天一早，薄雾笼罩在青石板小道之上，江边不时传来鸣笛声，坤叔警